



三江月 / 风物

责编徐杰 审读刘云祥 美编周斌
2025年5月21日 星期三



高湾枇杷 山海对话五百年

□陈金裕

海雾漫过双龙禅寺的飞檐时，老果农贵根伯蹲在自家果园里，指尖摩挲着青中透黄的枇杷果。这些裹着细密绒毛的果实如同沉睡的婴孩，正在砂质土壤里酝酿最后的糖分转化。晨光斜穿过驴耳状的叶片，在果皮表面织就蛛网状金丝，这是高湾枇杷独有的地理印记，东海咸风与黄泥岗地在此缠绵三季，才孕育出果肉里那抹微酸的鲜灵。

当五更天的晨钟击碎薄雾，五百年前式仁和尚引种的老枇杷树便披上金箔。青铜色枝干承托着晨曦，海风裹挟盐粒穿行于层叠的墨绿叶片，宿露簌簌坠落，宛如古树在絮絮诉说往事。县志里干瘪的数字在此刻具象为流动的时空，光绪年间的扁担挑着五百担鲜果吱呀出山，1953年合作社的算盘珠拨响四十四吨收成，直至千禧年的春风里，高湾“软条白沙”终在宁波名果榜上摘得魁首，完成了从地方特产向地理标志产品的蜕变。

高湾枇杷的品质密码，深藏于象山半岛独特的地质构造之中。白岩山与将军山构筑的天然屏障，使春夏东海季风裹挟的咸润水汽，与枇杷生长所需的微酸性土壤形成完美中和，赋予果实鲜甜微酸的独特风味。北山砂性土壤的透水性强，配合白岩山岩隙渗出的偏硅酸型矿泉水，既满足枇杷“喜湿忌涝”的生长特性，有利枇杷光照组合，又促进糖分得以充分累积，果大肉甜，提早成熟。南山黄泥厚土，每当西北寒流扫荡时，其西边铜条山岗突兀阻挡，使果园在极端天气中安然越冬。2023年倒春寒后，幸存的枇杷果因稀缺性溢价卖至每公斤80元，印证了高湾风土的不可复制性。

高湾枇杷果园的景致如同一幅流动的田园诗，在四季更迭中展现着不同的风韵。冬春时节，素雅的花蕊缀满枝头，远望如皑皑白雪覆压树梢，近观则见五瓣白花托着淡黄花心，在凛冽海风中吐露悠悠淡香。待到仲夏，浓密的树冠撑开翡翠般的华盖，金黄的果实从绿叶间探出头来，像无数小太阳在枝头跳跃。最是初夏醉人，沉甸甸的枇杷压弯了枝条，果农们踩着砂质土壤的“咯吱”声在林间回荡。村支书胡松定指着山间纵横交错的19条果园路介绍，全村6万余株枇杷树沿山势起伏，根系深扎透气土层，枝叶间套袋的果实随风轻摇，年产量达三千余吨。冷链车穿梭时扬起的薄尘中，清甜的果香与微咸的海腥在空气中交织，这独特的嗅觉印记，恰是山海相依的象山半岛最生动的注脚。

五月初的果园最是撩人。果实的糖分转化期最考验果农耐心，谷雨后的枇杷进入膨大期，指甲盖大小的青果早已褪去，如今枝头悬着的尽是鸽蛋大的蜜罐子。

套着牛皮纸袋的枇杷在风里沙沙作响，像极了待揭盖头的新嫁娘。贵根伯每日清晨要掀开纸袋查看，见着果皮上沁出的淡黄斑点便笑：“这是果糖在皮下结的霜哩！”他总说高湾枇杷的甜是讲规矩的，非得先让舌尖尝到三分酸，才肯把藏着的七分蜜全掏给你。

高湾人最信枇杷是“咳嗽”的克星，在当地民俗医疗体系中，枇杷被视为“肺经圣果”，夜咳不止时，连吃三日枇杷便能平喘顺气。家家户户常年放着罐装的枇杷膏，静候着需要它的时刻。嫁到外乡的高湾女儿，行囊里总压着两罐母亲手制的枇杷膏，仿佛黏着故乡湿润的雾气。这种带着时间魔力的琼浆，治愈过无数游子被都市雾霾侵袭的肺腑，也让高湾的枇杷传奇在中药图谱之外，续写着独特的民间医典。

《本草经疏》言枇杷：“胃寒呕吐及肺感风寒咳嗽者，法并忌之。”外乡人或许不信，但教过书的厉老师能作证。他带的毕业班每年枇杷季都去果园写生，那些常偷吃青果的孩子，整个冬天咳嗽声都比别班少一半。更奇的是七旬的玲娥婆，哮喘三十年的老毛病，自从跟着陈尚学熬枇杷膏，如今竟能在枇杷节上唱全本《梁祝》，她熬膏时定要摘带霜的枇杷叶，说这是“把东海的风都熬进药里了”。

外乡游客若在端午前来，定能撞见最鲜活的高湾景致。整片枇杷林已浮动蜜糖般的甜香，青黄相间的果实压弯了枝头，在薄雾中泛着绸缎般的光泽。冷链车在柏油马路上压出的水痕还未干透，戴草帽的果农捧着分拣果实，他们粗糙的指尖总能精准掂出每颗枇杷的熟度。那些要发往远方的果子，需在九分熟时摘下，带着短果蒂且千万不能用手触摸果皮，这是高湾人代代相传的秘诀。去年上海的老教授网购了五斤，收到时枇杷叶上的晨露居然未散，活像刚从枝头采下的模样。老爷子捧着沾露的果子，当即挥毫赋诗：“金丸未启先闻浪，玉露犹存海韵长。”如今这诗句被印在果箱上，成了高湾枇杷最风雅的招牌。

高湾枇杷承载着山海交融的灵秀，从清雍正年间的双龙庵引种，到今日的“全国一村一品”示范村，每一颗金黄果实都是自然与人文的结晶，高湾枇杷的演化史折射着农业文明的进阶之路。当游客咬破薄皮下甘美的果肉，或舀起一勺浓稠膏体时，品尝的不仅是四时风物，更是一方水土生生不息的智慧传承，齿间迸发的不仅是氨基酸与果糖的共舞，更是陆海交汇处持续五百年的生态博弈。

当晨光再度漫过双龙禅寺的飞檐，墙根的断碑上，“乾隆四十二年”的字样已与青苔融为一体。遥想当年，式仁和尚以袈裟裹苗、翻山越岭时，可曾预见这些根系会在东海之滨绵延成万亩金涛？如今老枞枇杷树的新枝正爆出嫩芽，树皮下流动的不再仅是汁液。村口5G铁塔的铁塔在薄雾中若隐若现，快递车的轰鸣惊起群雀，振翅声里，掠过五个世纪的农事沧桑。

暮色浸染果林时，贵根伯总要踱到老枇杷树下坐坐。粗粝的树皮褶皱在他掌心舒展，恍惚间想起《本草纲目》里浮动的墨痕：“枇杷能润五脏，滋心肺”。如今飞越北纬30°的订单纷至沓来，治愈的却是都市人的咳喘与乡愁。咸涩海风掠过树冠，裹着枇杷的清香奔向远方，那些在砂壤深处沉淀的甜意，正沿着冷链脉络与数字洪流，在钢筋丛林与碧浪青山间，谱写着新的山海经。



作者供图